

蔣碧微生死戀

(二)

楊 兆 青

暮年遺墨身後餘話

抗戰期間，蔣碧微女士逃難抵達四川，有位華林先生題句送她，寫道：「以靜制動，以虛應變，和而不流，親而不狎，面如桃李，性若冰霜，雖處惡世，猶履康莊。」凡認識蔣女士又看過這些字的人，都認為這是對蔣女士最佳的描述。

據蔣碧微女士的義子邢光祖教授稱：蔣女士於民國六十七年十月間，突接閩別三十二年的公子徐伯陽來信，說自大陸逃抵香港需款急用，並要求將徐悲鴻的畫運往香港云云。她本以為伯陽早已故世，突獲佳音令她震盪，又因伯陽被共僞當作統戰工具，不勝唏噓。接到此一來信後多日輾轉難眠，此一重大刺激，可能為致病的主要原因。

蔣碧微女士逝世後，我與邢光祖教授清理她的部份遺著，發現她寫了兩幀發人深省的字條。

其一為：

孩子們，我雖然年紀大，耳還沒有聾、眼也沒有瞎，我還看得見人，聽得見話，殺人放火的不會永享榮華，善

良的人們不會完全餓煞，孩子們瞧着罷，萬惡的共匪一定垮，孩子們瞧着罷，萬惡的共匪一定垮。

其二為：

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來眼又瞎，你看不見人，聽不見話，殺人放火的永享榮華，吃素看經的活活餓煞，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垮了罷，老天爺你不會做天，你垮了罷。

蔣碧微女士，歷盡滄桑，始終堅強進取，逝世後沒有留下遺言。她珍藏的「中外書畫名家所題手冊一本」，將由她的義子邢光祖教授，印贈親友與同好，以達成她的最後遺命。致於蔣碧微女士收藏的一批名人字畫，已於民國六十八年一月，由立法委員吳延環（張道藩先生的妹夫），和她的義子邢光祖教授，遵照蔣碧微生前意願，聯袂送贈歷史博物館珍藏。

蔣碧微女士認為，人生是悲痛的。

但是悲痛給予她許多啓示，使她受到了教訓，得着了經驗，認清了途徑，增強了勇氣，而沒

有被悲痛所摧毀。

所以她的人生過程，雖然滄桑歷盡，但生存的意思愈益堅奮，她的不測遭遇，雖然苦澀悲暗，但生命的火花多采多姿。

姿采一生重要事跡

八十年前的農曆二月二十九日，蔣碧微女士在江蘇宜興出生，八十年後的同月同日，她落葬在台灣陽明山公墓。

關於蔣女士的故人舊事，林林總總，難以縷述。其中以她的幾番「情劫」，最引世人注意。如果有系統的年表方式，簡單的將她八十年歲月，寫出屬於感情生活的大事，則如下文：

——十三歲（民國元年），奉父母之命，與查紫含訂婚，在人生的舞台上，開演悲痛的角色。

——十八歲（民國六年），以已訂親之身，偕徐悲鴻私奔日本。在六十二年前的中國農業社會，女主角出身宜興望族，父親是復旦大學名教授，其戲劇性的故事，造成一番轟動。

——十九歲（民國七年），跟徐悲鴻雙雙飄洋過海，遠適法國，人地生疏，遍逢世界大戰，處境艱困。

——二十四歲（民國十二年），在法國時期初識張道藩。

——二十八歲（民國十六年），張道藩在意大利翡冷翠，致書蔣碧微，隱示愛意。

——卅一歲（民國十九年），徐悲鴻愛上他的學生孫韻君，傳遍遐邇的師生戀愛事

件，使蔣碧微心靈重創，經久不癒。

——卅五歲（民國二十三年），與徐悲鴻二度旅歐，遠赴莫斯科跟列寧格勒，但兩人感情仍舊不睦。

——卅八歲（民國二十六年）徐悲鴻棄家遠赴廣西。

——卅九歲（民國二十七年）①徐悲鴻在廣西報紙登啓事（七月卅一日），聲明跟蔣碧微脫離『同居關係』。並由沈宜甲代表



蔣碧微女士民國十年在柏林留影

徐悲鴻

到孫府，向孫韻君家

提親，被孫老

先生罵出門。

②蔣碧微大病

住院，張道藩

等友好親切照

顧，蔣顯，蔣

出院後徐悲鴻

回家，旋即隨

徐悲鴻

遷居張道藩家。

③和張道藩陷入無可奈何的情網，開始淒苦纏綿的半生苦戀。

——四十五歲（民國三十三年），徐悲鴻在貴陽中央日報（二月九日），再度聲明與蔣碧微斷絕『同居關係』。三天後，徐悲鴻又登啓事和廖靜文訂婚。

——四十六歲（民國三十四年），與徐悲鴻正式離婚（十二月三十一日），在重慶市沙坪壩，由律師沈鈞儒證明。

——五十歲（民國三十八年），到台灣。

——五十一歲（民國三十九年），與張道藩同住台北市溫州街九六巷十號。

——五十五歲（民國四十三年），徐悲鴻病逝北平（九月），年僅五十九歲。

——六十歲（民國四十八年）與張道藩分手。

——六十六歲（民國五十四年），蔣碧微回憶錄發表。

——六十九歲（民國五十七年），張道藩逝世（六月十二日）。享年七十二歲。

——七十九歲（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七時五十五分，腦溢血病逝台北中心診所。

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農曆二月二十九日），下葬陽明山公墓。

從上面的年表看來，蔣碧微女士，能在民國初年，婦女運動尚未普及之時，勇敢的排除舊有的圍牽，一舉而驚世駭俗，當然是因為她具有超

凡的胆識。

她跟徐悲鴻的生活，從膠漆演變成冰炭，其悲歡離合的轉變因果，後文將有敘述。

她跟張道藩的愛戀，由隱含進展到公開，其感情的歷程，續篇亦將補充。

她跟孫穎君的恩怨，這兩頭受害的家務曲繞，是非總該剖明。甚至她跟廖靜文之間的微妙演變，其前因後果，以及若何收場？……凡此種種，曲折離奇。

這個轟動一時的「多角戀愛事件」，起源於徐悲鴻把已跟別人訂婚的蔣碧微，私自帶往四處跑，引發了連連的狂風巨浪。所以，提到這個流傳頗廣的故事，就要先提徐悲鴻其人其事，提到徐悲鴻的所作所為，就必定提到他在繪畫藝術的

成就，提到他傑出的藝術成績，就不可忽略他從前的奮鬥過程。他的成功，絕非偶然。

徐悲鴻困頓少年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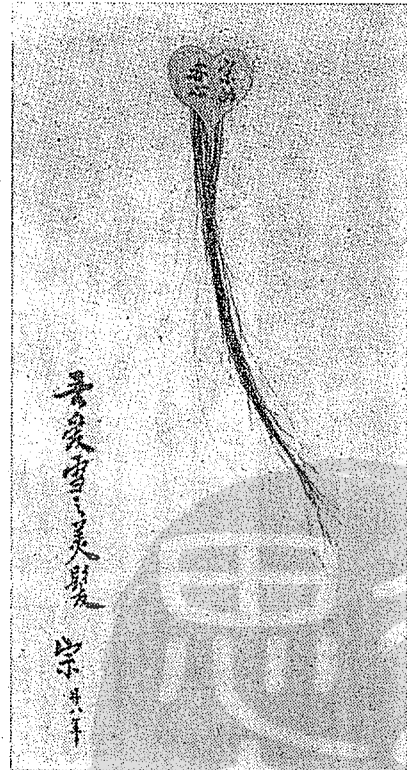
徐悲鴻是現代畫壇怪傑。

他的人，個性獨特，愛畫入骨。

他的畫，融合中西取其精髓而別創一格，博覽古今臨其佳構而另樹筆法。一般人都知道他畫馬出名，其實他筆下的人物風景，鸚鵡貓狗……無不極富生氣，趣味盎然。他不但作畫，又肯讀書，而且非常努力的讀書。他也勤習書法，下過臨池的苦功。所以他的畫，畫上面的題詞及法書，同稱三絕，都是精品。

徐悲鴻在畫壇上是一代大師，這是他多年苦學苦習，奮鬥有成，「實至名歸」以後的事。當年處境困厄，吃盡苦頭，仍不改心志。他堅忍的傲骨，長期奮勇不懈的磨鍊，才有日後的輝煌成就。

且看他如何在窮途末路下求生，如何在落拓困境中熱心學習。當然，先得談談他的童年。



張氏珍藏信物之一。張道藩逝世後由蔣碧微女士珍藏至今。

徐悲鴻是江蘇宜興計亭橋人。他的故鄉風景可以入詩入畫。遠處

南山蒼翠，煙雲起時，虛無縹緲，近有一鸞塘河，水清見底，緩緩延行。白天能充分享受暖柔的陽光，夜晚可乘興邀來對飲的月亮。春夏秋冬，景色四時不同，各有妙趣。漁父樵夫，和氣親善，融融樂樂。這種充滿山水之美，饒富大自然的樂趣，又有純樸濃厚的鄉村人情，生活其中，詩情畫境，無窮無盡。

徐悲鴻的父親名叫達章，從小就放情山水，醉心書畫，不理俗務。在地方上是很有名的畫家和詩人。當徐悲鴻六歲的時候，他父親便教他讀書識字，每日讀幾行。七歲學寫字，到了九歲，徐悲鴻已經讀完四書、詩經、易經、禮記和左傳。這時徐悲鴻的父親發覺徐悲鴻的個性跟弟妹不同，有些固執古怪。他對一般童玩興趣不高，惟獨偏愛國畫。於是他父親耐心的開始教他臨摹人物，後來又漸漸教他染色。在畫畫方面，他進步很快，自己也愈來愈喜歡東塗西抹，自得其樂。

徐父對徐悲鴻讀書習畫，督促很嚴，常在讀書之餘，又教他觀察自然，選景取物，細心摹擬。這種天倫之樂，父子親深，可惜到徐悲鴻十三四歲時，發生了重大的天災，迫得他們家人離散。

原來，徐悲鴻一家只靠幾畝薄田過活，他的父親賣畫鬻字，稍有津貼，家境雖然清苦，生活還勉強過得去。那年，鄉間連連發生水患，農作毫無收成，家裏又沒存糧，字畫更賣不出去。家中衆多人口，爲了生存，他的父親，不得不到外地找生活。徐悲鴻也開始流浪天涯，落拓異鄉，他總希望，能溫飽自己以外，還有餘力，多少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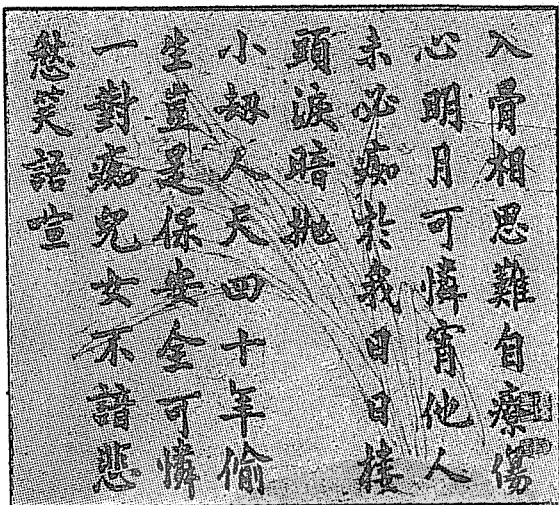
點錢回去，幫忙養活兩個弟弟三個妹妹。

那個時候，有一種強盜牌的外國紙烟，每包裏頭都有一張畫動物的小畫片，徐悲鴻見了非常喜歡，總要想辦法搜羅到手，珍藏起來。一有時間，就拿出來臨摹，怡然自得。

反抗婚姻喪父之痛

他十七歲的那年，父母命他返鄉，為他娶親，由於徐悲鴻不滿這門親事，離家出走。

徐悲鴻對於傳統的婚姻，有一種先天的排斥。他認為僅藉媒妁之言，而奉父母之命，去跟



蔣碧微賦詩張道藩手書墨跡。

一個陌生的女孩子生活，就像一張畫布，硬給抹上塗料，沒有色彩感，沒有構圖美，沒有意境的昇華，多乏味。強迫兩個生人拼對在一起，好比兩個豬頭，共睡一個枕頭，到老還是死對頭，多悲哀。

他嚮往自己的婚姻，能像畫畫一樣的自由，愛怎麼處理就怎麼畫。在他心裏，有一種潛在的美景；一朵解語花，羞柔的伴他作畫，閑來共賦詩詞，興起同寫彩霞……

可是，這只是他唯美的理想而已，最後還是被他父親抓回去結婚。次年生了一子，算是對嚴父慈母有個交代。實際上，他的內心深處，仍隱藏着對婚姻的不滿。

這種交差式的夫妻關係，維持沒有多久，徐太太生病死了。小孩七歲時也夭亡。對妻子的存亡，徐悲鴻沒有認真的關心過。他只一心畫事，愈久愈迷，而且頗有父風，俗務不理。

鄉下人對藝術不瞭解，常說畫家吃的是空心飯，靠不住；又說汽車洋房，牛羣馬批，畫在紙上，專給小孩玩的，正經人才不要去學。徐悲鴻不以爲然，志趣所在，埋頭勤習。多年下來，已經畫得相當不錯。

正當他對前程有更堅強信心的時候，不幸的事，又發生在他身上。一向愛他疼他，指導他讀書作畫的父親，竟一病不起，離開了這個世界。

徐悲鴻丁憂在籍，家中四壁蕭然，負債纍纍。父喪之痛，窮困之憂，猶若雙刀齊下，慘痛欲絕，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望着父親的遺容，想想自己的前途，百感交集，不禁淚如雨下。

或者是因為經過這次父喪的悲痛，或者死亡的冷酷刺激他心志的成長。徐悲鴻強忍滿心辛酸，止住淚水，毅然挑起一家生活重担。

他爲了時時提醒自己，在貧苦悲痛的環境中，更要堅忍的振翼翱翔，勇敢挺進，於是將原名「壽康」改爲「悲鴻」。這在世人取名選字，都愛用大吉大利，歡歡喜喜的字眼，大不相同。大家都說他名字取得很怪。也許是一種識合，徐悲鴻的命運，從此真的脫離不開一個「悲」字。

鄉校教畫連趕三處

他又更進一步以行動表示心志，一口氣接了三個學校的聘約，教學生圖畫。一是宜興女子學校，其他兩校是離城卅里的和橋鎮，彭城中學跟始齊女子學校。

從宜興到和橋鎮，船舶交通非常便利。可是徐悲鴻爲了節省幾個錢，輪到上和橋鎮兩個學校的課，他黎明即起，一路跑完卅里，趕去教學。教完課又如法跑回來，一心賺錢養家，專志自修習畫，很少和同事交際。每次到和橋鎮上課，都要路過家門，他却進都不進去看一下。

這時期，蔣碧微的伯父姊丈，跟徐悲鴻同事，都在宜興女子學校教書。有關徐悲鴻的軼聞軼事，常常會從伯父姊丈那裏聽到。徐悲鴻被大家看做很特殊的新鮮人物。

蔣碧微對徐悲鴻的認識，便是先聽到他的「怪名怪事」開始，一個很「奇怪」的感覺，留在心頭。

有一天，蔣碧微到伯父家玩，聽說徐悲鴻在

那裏作客，一時好奇，硬找機會去大廳打個轉，只見徐悲鴻正襟危坐的跟他伯父談話，人長得很英俊，但毫無「怪」味。

宜興女子學校，有位國文教師張祖芬老先生，頗能識人。徐悲鴻的才氣，習畫的志氣，刻苦的毅力，都被張老先生看在眼裏，時常加以鼓勵。

徐悲鴻來回在三個學校教書，這樣過了一年多，自己覺得長此下去，不是辦法，不如到上海去闖一闖，一面做工，一面學習，也許能夠闖出一個天下。主意既定，告訴了張老先生，順便討

教一番。張老先生聽了很高興，熱誠的說：

「老弟年輕有為，不宜老就在這裏。以前知道你實命的在養家活口，不敢勸你遠行，免得擾亂你的心情。現在你已下定決心去努力，前途不可限量，希望你珍重自愛。」

張祖芬老師還送徐悲鴻一部「韓昌黎全集」，愛勉有加，臨別他又拍拍徐悲鴻的肩膀，語重心長的贈言：

「做人不可以沒有傲骨，但不能有傲氣。」
知遇金語，令他永難忘記。

遠走上海 窮愁潦倒

徐悲鴻仗着一身傲骨和滿心的銳氣，就要邁向一個新的世界。他走前特意去看一位童年舊友，相知頗深的朱了洲。因為朱了洲不久也要到上海務本女校教體育。彼此互約見期之外

，最主要的是徐悲鴻要朱了洲守密，不要讓徐悲鴻家人知道他到上海。為了隱瞞得更徹底，徐悲鴻索性暫時改名換姓叫「黃扶」。當時朱了洲半開玩笑的說：

「黃先生，將來你看中那家姑娘，是不是也要我代你保密？」

說罷，兩人哈哈大笑。

徐悲鴻到了上海，匆匆已過了三個月，他跑了許多地方，碰了許多釘子，仍找不到職業，但川資已經用盡，時值十月初秋，飢寒交迫，不得已脫下長衫，當了四百文，勉強支持數日，算算又將不名一文，內心焦慮萬分。所幸天無絕人之路，一位熱心的朋友憐鐵樵拿他的畫向商務印書館推薦。過了幾天，告訴徐悲鴻說：

「事情成了，吃住都在館裏，費用很少。晚上的時間，你還可以去學德文。」

這大好消息，徐悲鴻聽了欣喜若狂。回到住所梁溪旅館，連寫幾封信，告訴朋友，也好讓他們一齊高興。那裏曉得，信才寄出，憐鐵樵又已派人送信過來，抱歉謀職不成，信裏還附了一張便條，是商務印書館裏的人寫給憐鐵樵的，說徐悲鴻的畫不合用，請退還。

原來是從絕望中找到一線生機，却只一剎那時間，便又跌進絕望的萬丈深淵。這一打擊，幾乎令人承受不了。

徐悲鴻神經顫震，悲憤交集，曾經想要一死了之。後來冷靜再想，一個人處在逆境，要能堅忍振作，才不是懦夫。目前，先要解決現實問題。此刻，只好硬着頭皮，向朋友告貸，以濟燒眉之急。一位同鄉法德生，對他表示同情，找幾個人做一份義會，得到幾十塊錢，送給徐悲鴻。他得了這筆錢，連忙準備回鄉一趟，再去北京投靠故舊。

(未完待續)



蔣碧微女士懷抱本文作者小女楊霖週歲時留影

徐悲鴻力救婚姻悲劇

徐悲鴻與蔣碧微發生婚變之後，徐乃邀蔣赴新大陸。為蔣婉拒。這兩封信是原文。

碧微三年前未嫁亦不見在尋跡之中堅苦支持
 雖持持了出之志氣却愈刺激我之悲痛而此如
 孩年且一事無一去即起終日遠受空寂之煩
 悶無論如何遠方之人毫無恐怖不便不覺以大
 較之有之情以責備揮札在之任月一切逝者
 如斯之明帳及今特致謝于汝并告女一重要之
 事林汝堂兄來出美國接華聯會會長是王
 赴美舉行中國現代第一流畫展我之川省
 由各方友人相助山美後便無問題汝倘謂
 前嫌我竭誠邀汝同行相助亦悲和汝皆在成
 長之時推之同行力所不能必汝一將支我此時
 即起楊德純先生(唐山會過)或吳益瑞先生
 (楊先生任碑石石屏力工廠交情够得上)我希能在八
 月二十三日(起)程汝以同意汝在得書後三日之內
 (七月二十三日)給我以下一電
 Dear Johnson Chinese Consul
 Kuala Lumpur, Malaya. Please
 便印于八月十五日前乘
 飛機返港在中華書局查詢得我住址如
 今且假定汝能同行共進行我亦等事我自已
 之費由二美國石會証做我但如余不設法以自
 他一切困難事往欠季陶先生并此黃君屢先
 生代辦一事及徵求子先生精神作數件視
 汝安可
 六月十五日全馬崙山中

悲鴻先生大呼道席辱小

更苦若若若邀赴新大陸先感意陰
 情良可感激然口微所以不奉命
 去或因福薄之人既遭殘毒折予無論
 安境若何新再立存悲帶華當當費之即
 抑且老父子女感候侍養責任所及固
 亦不容輕辭也日昨奉公成醉欲先行
 電復意同詢之下十字一電煩耗百
 金以此米珠薪桂之國有人至幸不日之
 以言報無亦在窮人交之此運、去已之
 影獨生計及不傳之祇有作罷矣
 此見之漸長成年未故少疾痛、下
 六得入中半學難當此二人共信有日成事
 別微畢之責也央他無所苦矣
 此致致叩

旅安

蔣碧微揮筆上

徐悲鴻心目中的兩位女性

(文見46頁楊兆青「蔣碧微生死戀」)



上：蔣碧微愛貓，徐悲鴻為他們自己畫的油畫。

下：廖靜文陪徐悲鴻安度晚年，這是徐為她畫的畫像。